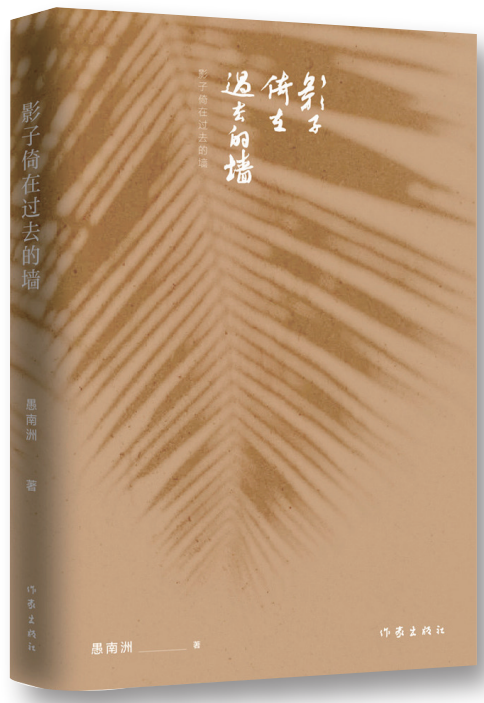


捕获生活的点滴

——《影子倚在过去的墙》读后 □许婉霓



拿到愚南洲的诗集《影子倚在过去的墙》，第一印象是淡雅简洁得近乎简朴。没有惯常的腰封，没有前言后记，甚至连作者简介也惜墨如金，仅用“热爱以诗歌的形式记录生活的点滴”透露这本诗集的由来。对于一个在生活中寻找诗意的诗人，这种简单与纯粹，或许正印证了他写诗的决心。

129首诗随机组合的背后，贯穿着由目录即已存在的形式感，基本上，十几首诗为一组，再以一首在形式上与之不同的旧体或民歌体诗歌作为分割，划分出九个组别。组别间以空行为界，使得目录本身也像一首精巧的诗。这种分组所造成的跳跃感，像是诗人对读者精心设下的迷宫，又像是芭蕾舞者在碎步之中猛然一个大跳，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诗人似乎任性而且不加解释，断开就断开，接续就接续，以之提醒读者：翻开诗集便是我的世界，你可准备好从当下的生

活迈入诗集中的生活？

是的，“生活的点滴”如果要成为诗，必然融入了与生活本身的疏离感。疏离，是诗之传统上不可或缺的技巧之一。法国诗人瓦雷里曾用比喻“诗是跳舞，散文是走路”来说明诗与散文的不同。诗歌的跳跃感来自于意象与意象、句子与句子的距离，越是疏离，则留给诗人的书写空间、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越是开阔。在这部诗集中，记录生活，正始于对生活点滴的疏离，《我的后花园》《新生》《看图说话》都是如此。

且看《我的后花园》：“嗨/好久不见/一万种绿都已深沉/奕/摇曳着/一树的黄褐果/在深沉旺盛的绿色中跳跃/我的花园/不由我打理/树儿草儿/也不听命于我/还好啊/他们从不耽误生长/也未错过每一次开花/结果。”打理后花园，想必是诗人生活的点滴之一。当我们同诗人一道迈入她的后花园，却能随时在诗行之间，感受到某种疏离，生活取自真实而流向思索。从“一万种绿”中突然发现黄褐果跳跃而出，颜色首先在我们的想象中猛然相撞出一地斑斓，然而这被挑起的神经，又被另一种顺其自然所抚平：一切花开花落不由人打理，而是遵循它们自由的生命，自在生长，自在开花，自在结果。这种意象的外在跳跃，与诗人“欣喜—无奈—豁达”的内在情绪流动，恰好在最后单独成行的“结果”中会聚，并撑开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这是后花园生命的“结果”，是诗人听之任之思考而致的“结果”，也是读者视觉牵引至脑海、千人千面想象的“结果”，这种“结果”显然逸出了生活本身。

疏离生活的点滴与意象的跳跃密不可分，而意象的跳跃则免不了涉及生活的时空。诗集总题是“影子倚在过去的墙”，便是时空交叉的诗意发现。影子由当下的本体而来，而空间固有的时间连续性，使得当下的墙与过去的墙相通，交织起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也正是诗意的来源。《日行千里》与《加勒比拾贝》是以生活空间的跳跃来发掘点滴诗意的两首诗，前者如题，在苍茫的草原中驱车一天，景色变换，日行千里，原以为早已变化巨大的空间必然导向旅途的目的地，然而当同车人问了几回“快到了吗”，司机大声地回应“远远——的呢”，于是这“日行千里”又被放到了更大的空间之中。后者借由白贝壳，在“加勒比海边”与

“广州的玻璃瓶里”快速切换。加勒比和广州是一重空间，是位置的改变；而海边与玻璃瓶是另一重空间，是无边与有限的挪移。

同样的跳跃感也出现在时间当中。当《老妇日记》中的老妇“我”，“满是沧桑的双手/蜷缩在粗呢衣的口袋里”，遇上一个“你”：“迎面走来了你/戴着明亮的红围巾/我感到你的亲切与陌生/你是上个世纪的我吗/那时候/我鲜艳动人。”时间本来存在于“手已沧桑”的当下，然而“你”出现的短短几行篇幅里，仿佛时间快速倒流飞跃，诗意因此蔓延。

的确，疏离与跳跃将是生活诗意提炼并记录的重要方式，而纯粹的童心则是捕获生活诗意的前提。诗集中有不少有趣天真的诗，《被惦记的小花帽们》是很可爱的一首。“千里之外跟我回家的小花帽们”，遇上了一个“不到一岁”、“胖胖”的小女孩，于是：“小花帽们变成了/魔橱里释放的精灵/小女孩耐心地给每只花帽/特别的礼遇/她并不带走其中任何一只/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礼一次。”小女孩的虔诚与纯真，固然是让花帽变成精灵的魔法，而观察这一切并加以记录的诗人，何尝不是用自己这颗纯粹的童心去发现生活呢？诗人就像《猎人》中手持相机的“猎人”，“相机是你的猎枪”，“这些精彩也被定格在/你的影集里”。只有拥有敏锐与纤尘不染的赤子之心，想象力才能和生活一同驰骋，才能恰如其分地捕获生活的点滴。

诗集里还有诗人对于生活的许多重新发现，或略带哲人模样，或调皮天真如小童。诗人在细腻的情感体验中，不回避生活，也不高估生活，129首诗折射出或平凡或有趣的模样，那些或简洁、或优雅、或怅然诗句，就那样单纯地流淌着、氤氲着，诗人听之任之，任由它们蓬勃生长，便自然成诗。

要注意的是，这些读来自然晓畅的诗歌背后，凝聚着诗人对于生活的满腔热爱，凝聚着充满睿智的观察与畅想，也凝聚着她自己的诗学追求。就像《摆渡》中的发问：“是否有小舟/载我涉过暴躁之谷”，《影子倚在过去的墙》也用每一首诗及其内在的情绪流动，去摆渡自我与读者，生活的点滴因此得以借由诗人“热爱以诗歌的形式记录”这一方式，呈现出其片刻的诗意。

在万物互联中唤醒自我

——评喻言《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 □何光顺

喻言新诗集《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于2022年出版，似乎恰逢其时。一部优秀的诗集往往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结晶，2014年，喻言回归诗歌，应当是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觉得必须拿起笔去写作。喻言始终坚持以简单直接、近似于口语的准确表达，来介入个体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这些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让每个人感到了不安，重新回归的诗人拿起了笔，去书写这种不安。一只“困兽”，终于从被关押的笼子里出来了，要带领不安的人们奔跑。

喻言把自己比喻为“困兽”，曾经被“关押了二十多年”，到底是被谁关押？喻言说是“自我关押”，但这里的“自我”只是一个托辞，它其实是牢笼打开后重新被唤醒的一种更真诚的生存状态。喻言在诗歌中经常写到，有这样“一个真诚的‘自我’悄悄溜出来，做出些荒诞的事。他总是庆幸自己在人群中没有被认出来，但当他偶然在人群中认出了谁而又装着不认识时，他不禁暗暗心惊，自己是否也可能被有些人认出，而别人也只是装作没有看见而已。

这样看来，喻言的这部诗集具有深长的寓意和象征意味。仅从诗集标题来看，“我”既是日常之我，又是隐藏在日常面具下的本真自我。“世界”既是戴着面具的不真实的世界，也是诗人本真自我牵挂和守护的生机盎然的世界。“彻夜不眠”，是因为诗人常常被日常之我和本真自我、庸常世界和本真世界之间的断裂与争吵惊醒。因此，这20多年来，喻言被关押的“自我”并没有真正沉睡，它就是随时准备钻出笼子并保持清醒的迅速敏锐的“豹子”。这头困兽一直在观察这个世界，在伺机寻找挣脱的可能和合适的方式。

一头豹子被危险的世界环绕着，这是一重关押，但它也是诗人基于可见的危险而对本真自我做出的保护，这是另一重意义的关押。一位优秀的诗人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内在的本真自我不被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就是来自于对本真自我的松绑和释放。正如喻言在《后记》中所说：“我就是——一个石头里蹦出的野生写作者，在汉语的疆域，百无禁忌，横冲直撞。”豹子就是诗人的隐喻，当它被放出来后，就在自己语言的疆域驰骋了。

这头豹子不只是在自然的草原，而且也在心灵的草原驰骋。豹子是孤独和敢于反抗的，它要让一群石头和它一起上山，但当它喊“我们反了吧”，这些石头就被惊得“一哄而散”“纷纷滚落山脚”（《我赶着一群石头上山》）。豹子想撑开渐渐下垂的苍穹，但天地总要闭合，它只能使劲撑着，让“那最后一抹光亮/保留时间/更长一点”（《徒劳》）。豹子看到，“一切都是徒劳/我们所有的努力/仅仅溅起/点点星光”（《我们无力阻挡黑夜来临》），豹子看到了那个作为笼子和墓地的天空，它问这块墓地“能否安放自由的灵魂/还是把逝者安葬到天上去吧”（《天空是一块巨大的墓地》）。释放笼中豹最合适的方式，就是诗人的语词，它让豹子终于可以追逐自由。诗人的复活，就是豹子的复活。

了。有的诗人很多年没有写作，却小心地看护着内心那头豹子。在喻言的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头豹子跃跃欲试，它会变化成各种形象和力量，要自由驰骋。“夜深人静，它们从被子/褶皱的山谷跑出来/在我胸膛奔腾/在我耳畔嘶鸣”（《我的床上藏着一群野马》），这头豹子，有时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我想与一匹马说说话》），它也终于喊醒了在群山中的一群石头，“我逃离城市来到山中/大声呼喊/听见它们的回应/来自群山的各个方向”（《我在山中养着一群石头》）。被关押的豹子，总保持着敏锐的感觉，它倾听万物的回声，并以万物的语言来说话，甚至用植物的语言说话：“某夜，月光下/我在花园/用植物的语言/发表一场演讲/人间毫无反应/昆虫界持续震惊”（《向植物学习》）。豹子挣脱了牢笼，时而化身为野马，时而化身为植物或是石头，它们相互感应着，总在黑夜或寂静里倾听相互间的言语和声音，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在诗人的笔下得以建立。

对于这头敏锐和清醒的豹子，吉狄马加做出了精准评论：“在我看来，想象力，正是这头猛兽体内最重要的‘燃料’。”（《想象力的火花：关于喻言〈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这个想象力，我们可将其进一步描述为“感受力”，一种感通应和、觉知体验的能力。这个感受力，不只是属于人的，而且是属于万物的，万物都在说出自然的语言，它们相互感通应和。波德莱尔在《应和》中说：“自然是座庙宇，那里面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糊模糊的语音；/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它注视。”在将世界变成象征的森林中，喻言没有如波德莱尔那样只是注目于城市，而是将目光转向整个宇宙、整个世界。豹子是热爱星光和自然的，它将城市里被淹没在物质技术中的人带回了神庙，在那里，万物互联，诗歌诞生。

从万物互联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喻言这部诗集的深意了。万物互联，不是依靠科学家的化学实验或互联网技术，而是依靠诗人神秘语词的创造。诗集标题中的“世界”一词尤其重要，它是万物互联的世界，它曾经被中断了，曾经被一个笼子囚禁了，曾经让“我”的本真消失了。然而，诗人这些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心灵的豹子，这头敏锐的豹子，总是那么迅捷，它敏感的心，就是诗人的心。当这头豹子从笼子里获得释放后，这部诗集就诞生了，于是，我们就倾听到了这只曾经为世界彻夜不眠的豹子的声音。

我们再从诗集的整体结构上读读豹子的声音。诗集共六辑，第一辑《我给天空动手术》就别具意味。天空一般被视作辽阔的象征，但在喻言这里，却是一种囚禁，诗人要给这样的天空动手术，要解放石头、白云、植物、野马、油菜花……让万物都大胆地说和听。第二辑《有多少人站在黑暗中的阳台抽烟》，说的是打破天空的囚禁是危险的，必须来自于勇敢者，每一个敢于去寻求解放事业的人，都曾经历孤独中的黑暗，但他们仍旧要呼喊。从第一辑到第二辑，是从“我”走向“我们”，这些人都如“我”一样，勇敢地站在黑暗中的阳台，以抽烟的方式，让黑夜中的人们看见还有火光闪烁。



第三辑《所有的河流都在奔涌》中，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有的人能流到大海，有的人却被大地吞噬。没有敏锐的感受，就无处不是绝境。第四辑《一群表情严肃的人从我楼下走过》，这部分仍旧充满着激烈的矛盾，每个生命都似乎总处于危机中，但危机中却有生命茁壮生长，“这个季节太多的蘑菇拱出泥土/这些长脚的小精灵/从山野里、从森林里跑出来”（《蘑菇》），这是生命的互联，在万物互联中，不要害怕被封锁。从第三辑到第四辑，诗人写出了生命的矛盾状态，有可能新生，也有可能毁灭，需要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拯救。

第五辑《一只蚂蚁正跨越泰晤士河》中，诗人常常想到，两群蚂蚁争夺一颗米粒，岂不正像人类的争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微小之物，都在卑微中关联着整个世界。第六辑《机器人时代》中，机器人们散步、谈恋爱、共进晚餐、大战、接管整个世界，这是基于当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万物互联的未来想象，也是豹子在挣脱牢笼后向着未来奔跑。第六辑还收录了《一条鱼的命运及其世界观》，吉狄马加说，喻言的诗总是有着很多“前文本”，读这首诗，我不禁会想到庄子在《逍遥游》中所写的那条北冥之鱼，它化成了大鸟，向着南方自由之地飞去。喻言的这头挣脱了牢笼的豹子，也大约是从鱼化鹏，而后向南自由飞翔吧。

“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在万物互联中，我们读懂了喻言，也读懂了这头豹子。每个人都应当保护着自己内心那头敏锐的豹子，从囚笼里出来吧，去感受，去应和，而后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去自由奔跑。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形象归为两类，一类是“扁平人物”，特征鲜明，容易辨识，一类是“圆形人物”，性格多元，难以辨识。本著不是小说，蔡京也不是小说人物，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这一个”。那么，借用福斯特的分类法，蔡京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呢？

在我看来，他是两者的复合体。其特征，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复杂，即使写一部书也未必能描述清楚。因此，我不敢说这部《蔡京沉浮》，已经完整呈现出蔡京其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了。

写《蔡京沉浮》时，笔者时时会联想到斯蒂芬·茨威格的那部《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该书描述的是一位18—19世纪活跃在法国政坛的极富争议的政要约瑟夫·富歇。我早年曾读过这本书，以及作者另一部也很有影响的历史非虚构作品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但选择以蔡京的仕宦沉浮为线索，呈现北宋晚期的政治生态，以此来写一本书，却并非是因为茨威格作品的触发，而是近几年持续阅读宋代相关史料书籍时，倏然从脑海中迸发出来的。蔡京这个人太耐人咀嚼，而至今却未有描述此人形象的翔实的非虚构文本，未免让人慨然长叹。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虽然发现了儿种若干年前出版的关于蔡京的文本，但翻阅过后均让我大失所望。其小说化、脸谱化、简单化的手法，使得这类文本既无纯粹小说叙事的张力和语言的质感，又无史实的严谨可靠，游走在非驴非马的虚构与非虚构灰色地带，这恰是我所不喜欢的。

既然搜寻不到理想的文本，也为我写的书写增强了一点信心。

蔡京这个历史人物，显然不是当下多数写作者感兴趣的对象，他不是可以成为时代楷模的巨公伟人。大多数人不属于于为一个似乎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争议人物来描绘一幅肖像。偏偏对此人的研究，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你的细胞中，很难清除遗传自他的基因。这与你出生的家族、地域、时代环境无涉，而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有关。

蔡京其人，正与茨威格笔下的约瑟夫·富歇，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茨威格在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中这样描述：“约瑟夫·富歇，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同时代人对他缺乏好感，后世对他更欠公允。”各路党派以及历史学家，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即将仇恨宣泄至笔端：“天生的叛徒，卑鄙的阴谋家，油滑的爬行动物，卖主求荣的能手，无耻下流的探子，道德沦丧的小丑……”却几乎无人对他的人格作认真的考察。茨威格称：“纯粹出于对心灵科学的兴趣，我非常突然地写起约瑟夫·富歇的故事来，作为对权术家生物学的一份贡献。权术家是我们生存的世界里尚未完全研究透彻的极端危险的精神族类……”

将蔡京与富歇做简单类比，显然忽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中国的史学家和文人总是喜欢将人物标签化、脸谱化，诸如非“忠”即“奸”，非“君子”即“小人”。其实在历史的长廊中，多少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无法像楚河汉界那样将两者分得那么清晰。蔡京的复杂性在于他既“奸”又“雄”。我是将“奸”和“雄”作为两个独立的词来理解的。他能将“奸”体现到极致，超越普通之“奸”；也能将“雄”挥洒到极致，超越寻常之“雄”。这个“雄”也可以做双重解读，既有“奸之极”之意，也有“雄豪”之意。他的“奸”或许只是加速了一个王朝的覆灭，在岁月的长河中，其为之害之烈很短暂；他的“雄”则泽被后人，绵延不绝，我们至今还在享用他的智慧和创造。诸如他建居养院（供孤寡贫病者养老）、安济坊（医疗诊所）、漏泽园（穷人安葬墓地）、兴算学、医学、书画学，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将王安石变法向前做了拓展和延伸，他在这些领域的卓绝之举，可能比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某些巨公伟人所做的更为伟大。还有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无法抹去的一席之地。

蔡京最遭人诟病的罪状，当然是对政敌元祐党人的重拳出击，让他们不复有翻转的机会。但这一党同伐异的行为，并非从蔡京开始。恰恰是元祐党人，在得势后列出北宋晚期第一份清党名单；也正是他们在实行元祐更化时，将当时变法最核心的人物蔡确贬黜放逐到岭南新州，开北宋将宰辅级大臣贬逐到岭南瘴疠之地的先例。新党曾以诗文置罪陷“乌台诗案”，使苏轼饱受折磨，而元祐党人则罗织更离谱的“车盖亭诗案”，将蔡确贬逐至岭南新州，导致蔡确客死流放之地。从本著中可以看到，北宋晚期朋党相斗，手段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卑鄙，和双方皆有脱不了干系。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文人因利益之争而相互比“恨”、比“狠”、比“诈”、比“毒”、比“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其丑陋的一面。蔡京正是在这种相互恶斗的环境中，煎熬成了被世人厌恶、被千古唾骂的罪人、奸人。要追究党争相残之罪责，岂能让蔡京一人扛到肩上？在新党与元祐党人的恶斗中，之所以后世之人给予了元祐党人更多悲悯，是因为元祐党人中有几位声名显赫的伟人，如以诗文垂世的苏东坡、以史著《资治通鉴》不朽的司马光。另外，“靖康之难”则让新党所有人（不仅仅是蔡京）为之蒙羞，连王安石这样圣人级别的能臣也被“小人化”了上千年。但如从政治角度考量，两派恶斗很难论是非。大抵上变法派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元祐党人则缺少真正能治国理政的栋梁。

因此，我们必需要在充满迷雾、纷纭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来精细考察历史人物的形迹，庶几才能稍稍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笔者用一本书，为这样一个奇特而复杂的历史人物做一次精神图谱的透析，为其浇灌一尊铁铸的塑像，是不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就让他身着相服，站立在通衢道侧，瞪大眼睛，注视每一位行人。任风吹雨打，任世人唾骂，任顽童攀爬，任其锈迹斑斑爬满藤蔓……

但他不会轻易地倒伏，它具有超强的抗倒伏能力。

他的眼睛是可以睁大，面对火辣辣阳光直射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两位至今未曾谋面的当代宋史学者，一是杨小敏博士，她的《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为我解读蔡京其人提供了最初的向导和史料线索；二是曹利博士，她的《蔡京年谱》是我书写蔡京时案头的必备参考文献。也可以说，没有这两部学术著作，就不会催生出这部《蔡京沉浮》。没有她们所做的基础性研究，笔者纵然再坐多年冷板凳，也不见得能写成现在这部《蔡京沉浮》。需要感谢的古今史学研究者还有很多，文中对史料来源均有详细标注，这里恕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大名。

在初稿完成后，2021年6月，笔者专程去蔡京故里福建仙游枫亭镇探访，受到当地诸多蔡襄、蔡京研究者及蔡氏后人的热情接待。他们给我提供了不少他们研究编写的著作，丰富了我对蔡京生平形迹的认知，在此一并致谢。拙著付梓前，有幸请董志超、任美康、李建军等专家帮助审阅指正，获益甚多，在此深谢。其实，我为什么要写蔡京？看过书的人，能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无论我哪里怎样喋喋不休，还是不明白。那就让它如小舟随风漂流吧，是漂入大江大河，还是漂入芦苇荡丛，都会让笔者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欣慰。

这部书的初稿，全部用水笔一笔一画写成。并非有什么复古的写作习惯，而是为了减少眼睛紧盯电脑屏幕的时间，让视力衰退得慢一些。日积月累，随着案头文稿的累积，蔡京其人的形象在笔者的笔下，也日益丰满起来。

蔡京的人生，曾如火烹油般轰轰烈烈；也曾如挂在墙上的咸鱼，遇水居然满血复活。

蔡京的人生，曾似一个珠峰的攀登者，爬呀，爬呀，终于登顶了，却突遭雪崩，倏忽间被埋入谷底冰窟。

蔡京的人生，曾繁盛如花团锦簇，饱享天上人间的极乐，最终却暴尸荒岭，几成魂无所归的野鬼。

蔡京的人生，由黑、红、白三色构成，这三色组合是冲击视觉的绝配，它们不是界定分明的色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台北宋晚期历史与蔡京人生的大戏，在此为您徐徐拉开帷幕。

为何要写蔡京

——《蔡京沉浮》自序

□陈歌耕

